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十五

宋 楊簡 撰

小雅五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毛詩序謂是詩刺幽王也亦未必然或規風平王歟

詩辭無痛切之意不則幽王初年歟桑扈竊脂也詳
釋見小宛交飛之多故曰交交毛傳曰鶯然有文章
胥相也君子之相交雖盡其歡樂而禮文無缺如桑
扈之有文故受天之祐毛傳曰領頸也更韻故更辭
爾君子相交相樂而不失其禮故足以為萬邦之屏
衛大抵得乎禮者其致利不一而足禮生于心心正
則國正天下正不特萬邦賴之為屏而已又如翰然
興起人心興起治道百辟咸取法焉憲法也然其本

原生於王心之不放逸戢斂不放逸也難却不祥也
凶惡之事將累已却之不受猶儼也難儼字同惟戢
惟難故動靜云為無非道無非禮其受福多那多也
不戢不難則受福不多此有所風也言受福不那其
風平王情狀則著鄭箋云兕觥罰爵也古王者與羣
臣燕飲上下無失禮其罰爵徒觥然陳設而已其飲
旨酒思和柔不為傲也罰爵之設所以致其戒也彼
君子相交相樂不以傲慢故萬福隨之我不求福而

福自來求我矣是章規風之意明矣當時燕飲有傲者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甚美而得賢材似之畢之羅之得賢也得賢則無所不利壽考福祿咸隨之矣在梁者不飛而止戢

其左翼優游安止之態亦喻得賢也馬亦喻賢材在
廐亦喻得賢摧之秣之喻養賢也艾耆老也綏安也
得賢為輔德修政行民安氣和無所不宜詩人愛敬
稱頌無所不極其至以魯僖公而頌之備極其美平
王初遷恐懼亦有賢輔宜有此詩此詩辭氣無傷今
思古之意而毛詩序以為思古之詩且云刺幽王殊
未安

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凡

弟匪他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
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
憂心忼忼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
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
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補音柏通莫切楚辭九歌柏與若叶并作字叶易林
鼎之泰柏與落字樂字叶蹇之訟柏與薄字樂字叶

何劭遊仙詩柏字與落字叶奕弋灼反說懌弋灼切

孫莫榮啟期贊榮心溫雅既夷

按原本誤作怡

既懌濁以徐

清寂然淡泊陸雲喜霽賦懌與作叶 毛傳云頰弁

貌弁皮弁也說文云頰舉頭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

日視朝諸侯燕羣臣之禮諸侯朝服用之今毛傳謂

王皮弁者謂王亦以朝服燕也孔疏云弁者冠之大

名稱弁者多矣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

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之周

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有爵弁無韋弁則知爵
弁即韋弁歟毛傳曰蔦寄生也女蘿蔦絲松蘿也釋
草無蔦惟曰唐蒙女蘿女蘿蔦絲郭注云別四名詩
云爰采唐矣釋文云在草曰蔦絲在木曰松蘿陸璣
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
蔦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蔦絲子是也非
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蔦絲異類然之弁
服之在首者伊何而服之也所以燕兄弟甥舅也爾

酒旣旨爾殽旣嘉其微情謂所少者惟愛敬爾今俚
語曰非別人蓋親之之辭也此言非他人兄弟也謂
同姓異姓之親也薦與女蘿施于松柏喻同姓異姓
之親皆依託於王王宜善撫之愛敬之彼其未見王
也憂心奕奕恟恟憂王憂國今旣見君子庶幾悅懌
庶幾有臧善也乃不臧善君子王也不悅不善謂傲
慢無禮也何期何時也燕禮之時兄弟俱至豈宜有
不悅不臧也如彼天將降雪則小霰先集國將喪亡

其兆往往先著是時申侯已怒戎計已合王國破亡
則兄弟甥舅亦從之亡矣故曰死喪無日相見亦無
幾矣且樂酒今夕王維姑備宴儀而已安有親親之
誠意哉無日猶云不久也無多日也人憂慮無如之
何則曰姑舍且飲酒其情與此同毛詩序謂是詩諸
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
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是詩情狀非不宴樂而無禮詩
言甥舅則不止於同姓而已康成注冠禮謂頽圍髮

際結項中且引詩有頍者弁為証及箋毛詩則無是
說豈悔禮注之未安歟康成自言先注禮後始見毛
傳禮注有差謬而已行于世不可追改案禮皮弁有
笄無缺項緇布冠有缺項無笄康成讀缺為頍然始
見毛傳謂弁皮弁也故知無缺項禮注誤

閒關車之聲兮思嬖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
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鷦辰彼碩女令德
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

般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
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覲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仰補音五剛切說文作印 毛傳曰閒闕設牽也變

美貌變者德容之美毛詩序曰車牽刺幽王也褒姒
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
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鄭箋云疾褒姒之惡思變
女有德者往迎之以配幽王代褒姒也逝往也季少

也朱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毛傳曰括會也德音來會者嬖女來配則正而不淫德音聞著思得賢女如飢如渴苟嬖女來配雖無相好之友我更燕安且喜樂也式更也今方言多云更安樂言甚於常時人之常情於相好之友最樂今喜樂之至雖無好友亦燕且喜毛傳曰依茂木貌平林林之在平地者也鷓雉也釋鳥雉之屬不一鷓雉鷓雉鳴雉驚雉不可勝數郭璞注鷓雉即鷓鷃也長

尾走且鳴陸璣疏云鷖尾長肉甚美語曰四足之美
有麇兩足之美有鷖麇似鹿而小鷖亦文采而肉最
美有碩德之象碩大也大德之女也邱氏曰茂盛之
林集者維鷖喻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辰擇吉也
思擇吉辰迎彼碩德之女或曰辰晨也謂昕時昏禮
用昏昕取其陰陽之交天地之大義也今以昕辰往
迎碩女以令德而來教告於王我則更燕安且將譽
王好王無厭射也以女教王雖非禮之常而幽王無

道之甚詩人故思碩女以令德來教也雖無旨酒式
更飲焉以樂故再飲也雖非旨亦庶幾也雖無嘉殽
以喜樂故更食焉雖非嘉亦庶幾也蓋其喜甚也常
情當樂其人則施德惠以與之我雖無德以施於王
而喜王不勝更歌且舞蓋其思得賢女來配以代褒
姒如飢如渴之情深思切念若王納賢女去褒姒誠
不勝其喜重言複辭至於是也女謂王也德如以德
報之德高岡有王之象也幽王昏迷閉固不可告語

詩人直欲如析薪析而啟之也大雅旱麓云瑟彼柞
棫民所燎矣又曰瑟彼玉瓚則知瑟者堅臙之貌柞
薪堅實之薪王閑固似之其葉滑兮滑者扶疎之狀
以草醺酒謂之滑伐木云有酒滑我說文云滑茵酒
也茵草也醺酒於草中散落則疎矣蓼蕭云零露漙
兮露亦疎矣幽王閉塞如頑鐵堅石如柞薪堅固不
可啟告今若如析柞薪析啟也其葉散離而疎不併
蔽矣但我鮮見王爾覲見也使我多得見王我心將

盡寫以告王今人患苦人之蔽塞曰安得彼心中玲瓏也玲瓏亦疎朗之意高山猶言高岡也亦喻王也王者天下所仰景明之行當行之褒如當去碩女當納此事理甚著明也安得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迎碩女覲見爾之新昏以慰我心耶止猶之也音相近故記者不同意亦微異當從之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

我二人

樊補音汾乾切左思贈妹詩樊與篇叶漢書昌邑王

戾太子傳皆作藩古藩亦汾乾切崔駰司徒箴藩與

憊叶晉陽后文藩與賢叶張華詩樊與篇叶按原本七字脫

歐陽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毛傳曰樊藩也鄭箋

云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按原本四字脫喻佞人變

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豈樂也弟順

也豈弟和順君子常稱棘榛更韻爾董氏曰營營說

文作營營小聲也箋云極猶已也孔疏云君子謂今
王毛詩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孔疏曰二人謂人
君與見讒之人也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言四國
明其罪之大也二人或謂皆見讒者構結也合也讒
言不一其事亦不一聚合以成其罪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邊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旣和旨飲
酒孔偕鐘鼓旣設舉疇逸逸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
旣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旣和

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
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
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
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傜傜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

否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
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三
爵不識矧敢多又

設補音書實切閔鴻羽扇賦暑氣雲銷獻酬乃設停

神靜思且以永日妍羽詳迴清風盈室

按原本
六句脫

疇即

酬字抗補音居郎切舉也旣夕禮抗席抗衾一音剛

張衡思元賦冀一年之三秀兮適白露之為霜時疊

疊而代謝兮疇可與乎比抗

按四句從
韻補補入

的補音或與

爵為韻古亦讀子藥切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鬚
垂的斐披赭赫散渙熠爚郵補音云集韻一音垂衛
地古字多假借或以郵為誰若曰不知其誰箋義假
借為尤漢書凡尤皆作郵然韻不叶傿倉何反毛
詩序白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
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
入而作是詩也左右秩秩意謂下文籩豆整楚殽核
衆旅也謂有秩叙不亂也爾雅訓秩秩為智非殽雜

也核謂桃梅有核之屬也餘雜物菹醢之屬甚多然
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殷則核亦可以言散箋云和
旨調美也孔甚也衆賓之飲酒威儀齊一箋云鐘鼓
于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鄭以天子宫縣四面皆
縣將避射當改縣然禮無正文可攷惟鄉射禮未旅
將射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䟽云琴瑟猶遷之
明鐘鼓之縣改之矣然大射諸侯之禮不言改縣何
以知天子之禮必改縣鄭為意說孔因之況大射禮

亦不遷瑟天下事理不可固執況他無改縣正文鄭
禮學雖詳亦間有差誤改縣之說未可信也又況作
詩異乎序禮鐘鼓當先設而于飲酒孔偕之次始言
鐘鼓既設者以此詩本意言飲酒故先言飲酒況言
既亦非始設舉疇往來和樂逸逸在禮始酌之曰獻
再酌之曰疇疇即酬也復具獻曰酢毛傳曰大侯君
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
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歟鄭更毛傳燕射之說改

為大射非也康成不善屬文屢屢而見是詩言因烝
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于是乎燕射詩言醉舞
其為燕射甚明豈有將祭擇士大射而有舞僛僛傴
傴者乎張侯久矣其始不繫左下綱至將射乃繫左
下綱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鄉射記云天子熊
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
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案大射
禮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是詩惟言大侯蓋以驗其言燕射孔疏云燕射之禮
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箋云射夫衆射者
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
毛傳曰的質也孔疏云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
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王肅亦云二尺
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謂
之鵠鵠中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方六寸
也鵠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

宜從之此肅意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
居其內而方二尺射義引此詩云祈求也求中以辭
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毛傳
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烝盛也亦冬祭名衍樂也
洽溥也猶備也因祭行禮品節入為詳矣有酢有嘏
有交獻有旅酬有餞有歌有舞有八音有爵賞之施
士禮有祀爨而況于天子之禮乎禮文廢滅不可備
知總言百禮百禮既至猶盡也而有任事之大夫士

又有不任事之衆諸侯意謂祭訖不可不燕諸侯卿大夫士也故鄭謂士為卿大夫爾雅謂林侯君也毛傳亦云林君也又云士大也雖本爾雅然爾雅多差失未可盡信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者此言祭時先祖既錫賚我以純一不雜之嘏使子孫皆湛樂所謂湛者即樂之謂也是殆天子祭禮中之嘏辭有子孫其湛之辭有此釋文也凡與祭執事之大夫士及餘不執事之衆諸侯多是吾先祖之子孫及異

姓之親子孫先祖之錫嘏固欲徧及其子孫也固欲
咸燕樂之也則祭罷豈容無燕因燕而射故各奏爾
能載則也仇匹敵也王氏曰室人主黨也賓黨入射
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康安也酒可以安養衰
病故飲不中之爵曰康爵蘇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
物也反反者每每反顧其身也謹于禮幡幡揚動不
謹重也舍其坐而遷屢舞僊僊飄輕之狀也抑抑卑
恭也忸忸者抑抑之反也其心忸忸者容不和順不

知其秩叙醉甚昏甚也毛傳號呼謹呶也傲傲舞不能自正也郵誰也不知其誰醉不知人也箋云側傾也俄者俄然而側也俄然忽然也傴傴則不止於傲斜而已幾於傾倒失足之狀也既醉而出則合乎禮合乎禮則賓主並受其福醉而不出則失禮是自伐其德也飲酒甚嘉維不失令儀則可不然則不可也董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監者司正之謂乎箋云彼醉則已不善復取未醉者

恥之言此者疾之也式敬也此戒其勿從反恥之謂
謂言也恥之必有其言也戒勿從其言無使至于大
怠也非其所當言則勿言非禮事由乎已則勿語其
有由醉之言妄亂之言則罰之俾出童殺羊必有角
無童者箋云俾出無角之殺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深
戒也朱氏曰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况敢又
多飲乎丁寧以戒之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

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何在在藻也藻水草也在藻得其所也韓詩云頌衆也詩意謂其首頌然不亂王與羣臣燕樂有禮不亂如之王何在在鎬京武王之所居也今王居焉得其所矣當豈樂飲酒豈樂和樂也非荒淫無度之樂也當如魚之和樂不亂如武王之豈樂也而今不然矣傲傲傚傚側弁之俄其亂甚矣有莘其尾魚尾如

莘也細莘音辛一名細莘藥草也一根一葉相連此亦衆而不亂之物故以喻之蒲亦水草魚亦在藻又依蒲甚言其得所也王居武王之所居邠有其居若此者乎甚言鎬京之美也其意憂王將失其所居矣其亡將不敢明言毛詩序云刺幽王也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言刺非詩人之本情又大悖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黻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

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
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
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
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
是率從汎汎楊舟紉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
君子福祿晚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縞音离爾雅釋水作縞毛詩作纚 毛傳曰菽所以
芘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

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
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孔疏云以鼎煮牛取其骨體
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醎酸乃盛之於鉶
即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地之毛故謂之芼地官
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又云饗食
賓射按原本
二字脫共其膳羞之牛食亦有牛舉饗則食可
知矣方曰筐圓曰筥毛傳曰君子謂諸侯也箋云賜
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為薄毛傳曰元袞卷

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元袞元衣而畫以卷龍也
黼黼黻謂締衣也周禮司服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
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
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覲禮天子賜諸侯氏以
車服鄭注云賜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毛傳曰膚
沸泉出貌釋水云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注水泉從
下上出曰涌釋曰濫檻音義同毛傳曰檻泉正出言
語助也箋云芹菜也可以為菹亦所用待君子也周

禮芹菹孔疏云車馬鸞鈴之聲嘒嘒然釋文膚沸音
必弗今俗語沸如字於檻泉之水中采其芹朱曰諸
侯來朝則觀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君子之至則
有如上之儀物屈至也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
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
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脰本曰股邪幅
如今行膝也徧束其脰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疏云
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魚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

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蔽前者重古道
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毛傳曰諸侯赤芾紓緩
也孔疏云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幅
則此服名幅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滕然則邪纏於
足謂之邪幅說文曰滕緘也名行滕者言行而緘束
之彼諸侯之交於天子者非紓緩而急也故為天子
心之所予樂只言君之和樂也天子於是命之不止
於命之又有福祿以申錫之以山川土田車服器物

之類也毛傳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孔疏曰軍行在後
曰殿又鎮重之義枝葉足以芘根幹根幹如天子枝
葉如諸侯為藩輔故天子之邦得以安鎮無虞萬福
攸同者凡從君來朝者同被其福祿也不特其大臣
雖其平平左右羣臣亦率從被其福言並蒙賚賜也
爾雅釋水曰汎汎楊舟紼縹維之紼韡也縹緜也楊
木之舟輕浮泛泛得大紼小縹以維之而後安定天
子如楊舟諸侯如紼縹王畿賴侯國藩維而後安定葵

心向日如天子心向諸侯先王親愛諸侯其心似之
脆牛百葉也天子以福祿重重錫賚諸侯申之脆之
謂錫賚重複也今王優哉游哉緩慢不復紹其禮亦
違戾於先王矣其辭甚婉其憂甚深毛詩序曰刺幽
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
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其禍著以微云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
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

兄弟交相為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
斯亡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毋教
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濈濈見
覲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騎雨雪浮浮見覲曰流如蠻
如髦我是用憂

補音遠於圓切易林明夷之漸曰轉行軌軌行近不
遠旦夕入門與君笑言韓愈閔已賦遠字與賢字年
字難字言字叶然則遠字宜音園而補音於圓切失

毋矣

按韓愈閑已賦已遠與漫漫叶漫補音音縣則遠字音淵故於元切也

補音讓如

陽切禮記左右攘辟注云攘古讓字古文尚書作攘
六韜與陽光叶楚辭大招讓與張叶與王叶荀子成
相篇讓與王叶急就章讓與莊叶此詩或用韻宜從
此讀猱乃刀反屬音蜀讀者音近樹見覲聿消聿韓
詩作聿毛詩作曰董呂皆同 解許慎作弣言用角
低印便也許義未盡其如牛羊角觫然歟弛弓則忽
反矣兩弣雙反如羽疾飛故曰翩王之背棄親族如

之胥相也兄弟婚姻民相倣皆然矣胥亦皆意蓋王
教之也王雖未嘗教詔之而身行之民效之謂王教
之可也令善也令兄弟即今俗云好兄弟裕寬也和
樂從容之意其不令者則交相病瘡病也相詬訾相
傷害此泛言也雖泛言而意則譏王周偏處西北一
方王者統臨天下而曰一方者王失德天下不歸心
故詩人小之止言一方言周之民無良相怨相惡皆
王所化也詩人灼見本末源流之所致其端甚微其

流禍甚大姑舉受爵不讓一端言之受獻爵殊無遜讓之容此不敬之心其過似微而其末流致亡乃已當時蓋有其事亦假以明王之將亡也作詩者其父兄尊老者乎以老馬自況反為駒言其時反以幼穉相待不加禮敬以少陵長以卑陵尊呂曰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如若也食則甚宜者心好之而務饅飽酌則甚取而務多孔甚也且言後生輕侮貪饗之狀古又以如為而屢見大戴

禮猱猴屬自能升木輕薄小人自好陵犯長上而王
又教以助戲侮其長老如泥塗又加其塗以附益之
詩人于是思君子有徽猷徽猷善道也上有善道則
小人咸服屬而自化不至如今俗習惡毛傳曰覲日
氣也小人道長小人陰類如雨雪濛濛得陽和之氣
即消化矣是時心莫肯為善棄其下之親族矧更居
愚驕乎式更也詳釋見式微婁愚也惟愚故驕聖賢
未嘗驕惡驕者故加愚字毛傳曰蠻南蠻也髦夷髦

也孔疏云髦四夷之別名今上下胥然於親族無禮義仁恩如蠻夷矣我用是憂憂其無道必致禍亂也毛詩序曰角弓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而作是詩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苑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
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
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
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
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鄭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呂曰都人士者即喪服傳所

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陳曰周鎬京也毛傳謂周忠信也此雖本之春秋國語然非聖之言穿鑿曲取迂儒常態穆叔曰忠信為周左氏知其未安已削之矣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此義亦未白學者習說不可盡信皇皇者華之周周徧也此都人士之周西周也都士之行歸于周家所行之道謂合乎文武所行之道萬民之所仰望也箋云臺夫須也以臺皮為筮陸

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為蓑笠毛傳曰緇撮
緇布冠也孔疏曰撮言小撮持其髻而已呂曰君子
女者貴人之女綢者以絲周之其卷髮之纚歟如而
也屢見大戴禮以而為如古語也以音相近故記者
或作如或作而也綢其髮而直也綢直而髮而猶其
也亦古語也書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我今不見斯服
矣傷禮服之亡習俗趨于薄故我心不說毛傳曰琇
美石也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朱曰尹吉未

詳箋云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言有禮法苑中草木繁積故言積曰苑積結不散憂之深也毛傳曰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萬蟄蟲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卷然左傳桓二年鞶厲游纓昭其數也杜注云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春秋紀裂繻或作履綸鄭或以厲履裂聲相近取裂之義歟鄭必以而為如殆不必也鄭不善屬文不解

垂厲之文耳當從毛傳說文長尾為蠆卷髮如蠆以
纚卷髮也我不見兮見則從之往矣邁往也言我心
敬之歸之匪伊特垂之帶則有餘帶當有餘有餘則
有垂者今不見垂帶是其時特不垂其帶俗尚新奇
也昔君子女匪特卷之以髮有旃揚者故以纚卷之
也毛傳曰旃揚也吁吁之音而字訛歟卷耳曰云何
吁矣毛詩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
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

不復見古人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朶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具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鄭箋云綠王芻也爾雅釋草云菜王芻郭注云菜蓐今呼鴟脚莎楚辭曰薺菜蓐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綠箋云綠易得之菜終朝采之而不盈手憂思不專

於事毛傳曰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沐非爲容飾也久不沐櫛太甚故薄沐也出而采綠曰予髮曲局矣歸而薄沐乎箋謂君子將歸故我沐康成不善屬文故曲推而文不然毛傳曰衣蔽前謂之襜箋云藍染草也朱曰五日去時之期也六日不簷過期而不見也簷與瞻同箋謂五日為五月之日六日為六月之日鄭意以六日不歸何遽憂思之甚故云云亦猶豳風曰一之日二之日謂十一月十二月然六

日不詹非謂六日即憂思深也自六日不瞻以來至于今積思而憂深也後漢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井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箋云之子謂君子也邱氏曰是子往獵我則為之納弓于韞中往釣我則為之緝繩于竿今遠行役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孔疏謂言綸之繩與之作繩也得魚之盛頗有觀者故曰薄言觀者俗本觀作睹定本集注並作觀

毛詩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
車我牛我行旣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
旣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
之原隰旣平泉流旣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牛補音魚其切楚辭天問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
徃營班祿不但還來九章呂望屠于朝歌兮甯戚歌
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招魂敦

脈血拇逐人駉駉參目虎首其身若牛易林履之蟲
曰齊景惑疑為孺子牛蠱之同人曰伯氏殺牛行悖
天時咸之小畜曰許人買牛三夫爭之頤之遯曰殯
豕童牛害傷不來來陵之切 崧高之詩言宣王邑

申伯于謝命名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徹申伯土
田有俶具城寢廟既成此詩言肅肅謝功召伯營之
工役既大故用師旅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蓋用徹法
治其上田而為之溝洫也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蓋南

行之役徒所見因感召伯見勞之恩故即所見黍苗
蒙陰雨之所膏潤以喻之鄭箋以任為負任未安遠
行不可負任負任而遠行則太勞任者任之以事任
輦以輦所當載任車以車所當載任牛以牛所當挽
下文徒御師旅四類此輦車牛三物不必與下文齊
同鄭豈拘于同下文耶我行旣集蓋云歸哉是詩蓋
訖役將歸時所作歟徒行者御車者夏官司馬二千
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成之者成其邑謝之功宣

王欲邑申伯以報其功邑成則王心寧矣毛傳初未嘗言刺幽王而衛宏作序則曰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宏蓋拘于世次故強歸之幽王且清人鄭文公時詩而置于莊公昭公詩之前詩經秦火口誦所傳難執世次况宏序謬誤良多不可盡信孔子所取大旨固不在其人與世而宏謬太甚不得不辯鄉師治其輦注云輦人挽行載任器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

曰輜輦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
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
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

愛補音許既切說文從心无聲徐鍇繫傳曰恣者惠
也古文尚書恣古愛字集韻恣許既切周易富家大
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楚辭九章世溷濁

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以
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傳幹皇后歲巨猾是緣竊弄
神器故禍不出所憎常出所愛袁宏三國名臣贊滄
海橫流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已存愛楊戲贊吳子
遠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皇甫謐
釋勸若實可謂習外觀之暉未覩幽人髣髴也髴方
未反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王之兼愛也若字形則
當如方言所載揚雄答劉歆書與說文古篆从𠂔从

久其義與音昭然可見郭璞方言注用此字自是之
後不復見矣 隰桑之盛如此足以濟利生人以其
可蠶也故人心喜見之故取以喻其喜見君子之心
當是久亂忽見君子故其樂甚也君子之德音甚膠
固不斷絕也吾心愛君子不謂相去遐遠而憚于往
見也大抵善類之愛其善類中心懷之常不忘也是
詩殆以有君子在位遠方之士慕德而往見之喜而
作也而衛宏作序又謂刺幽王謂思見君子熟觀本

詩曰既見君子非思也此又宏拘於世次之故也是
詩之作或宣王之初歟毛傳亦無刺意亦無思見意
孔疏曰夏書傳曰下溼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其
美者以桑宜在隰潤之所隰近畔無水宜桑毛傳曰
沃柔也幽黑色也

按孔疏曰以下
原本缺今補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
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漈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
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新垵烘于燂維彼碩人實勞我

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慄慄視我邁邁有鷺在梁
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
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
疪兮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
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繇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是詩微臣感其所蒙飲食教載之大臣而作也而衛
宏作毛詩序乃反之曰刺者蓋意周衰亂世必無若
此仁惠之大臣故反之以為思古之詩而本詩情狀
非思古也觀詩固不可執其世其間大臣豈無一人
能憫徒行小臣之忠勞也此事雖甚微然道無大小
其恤下之心感惠之心皆善心正心即道心也聖人

取焉大學篇引緜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
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繼引詩曰穆穆文王於緝
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
孝為人父止於慈大學一篇非聖人作道一而已此
心常覺常明曰仁具散見於諸善不一具此心之見
於恭曰敬見于事親曰孝見于惠下曰慈而大學裂
而分之殊為害道毛傳又祖其說以釋是詩曰鳥止
于阿人止於仁枝蔓轉失本詩之情遠矣行勞甚

於是休止有如何之歎焉止邱阿即所見以喻已之
休止而已非有深義孔子舉此詩以明別意觀詩者
不可執以釋詩而況可又祖大學之言乎有大臣者
憫其勞飲之食之從容之次又教之誨之又命後車
語令載之邱隅邱側特更韻爾豈敢憚於徒行恐不
能疾行以趨以從大臣之車也畏恐也趨行疾也爾
雅云極至也恐不能至今勞憊於道途者亦有此言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

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
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
之

燔音煩補音汾乾切曹大家蟬賦有翩翩之狡童運
微黏而紛纏委厥體於膳夫歸炎炭而就燔左思魏
都賦琴高沉水而不濡時乘赤鯉以周旋師門使火
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曹植瑟瑟歌願為中林草秋
隨野火燔灰滅豈不痛顏與枝葉連陶潛遇火詩正

夏風長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

毛詩序言不以微薄廢禮是也而曰大夫刺幽王上
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故思古焉則
不可必也雖至亂之世豈無一人一事之善而必曰
古之人是絕滅人之道心大不可也毛傳曰瓠葉度
人之菜也鄭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
也王肅孫毓云唯一兔頭爾諸儒必曲取以為一兔
非也三章者皆言兔首不及其餘瓠葉兔首雖至微

薄而采之亨之炮之燔之炙之誠意所將嘗酒而獻
之酢之醕之誠敬彌著是謂道心人皆有是心而自
不知其為道也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攷之儀禮
初獻次醕次酢酢者報所獻也獻至於再則謂之醕醕
即酬字毛傳曰炮加火曰燔炕火曰炙此君子窮而
在下者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

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東征之士所見或以為喻非繼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其情狀承接上文別無義喻曰不皇朝矣不忘君之情也沒盡也山川悠遠何得至于盡而止也此中途之情不皇出者不暇有他適也出適也豕涉波月離畢皆霖雨之先兆途行畏雨情見于此也是詩正矣無邪思也無邪道也孔子取

焉而毛詩序曰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
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是詩本無刺王之情而
序誣之不明本詩之正情不明正情之即道故支離
旁說徒亂後學況序文多意度妄謬不可盡信易曰
離麗猶附也月離畢星則雨毛傳曰畢濁也鄭箋曰

豕性能水

按毛傳以下原
本脫今節補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
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

鮮可以飽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按二篇永樂大典缺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騰錄貢生_臣黃琮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十六

宋 楊簡 撰

大雅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疊疊文王令聞不已陳錫
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
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
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
作裸將常服黼冏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
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
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
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躬補音姑宏切說文躬從吕或從弓弓聲本如肱周
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又曰艮其限危熏心也艮其

身止諸躬也

按原本四句脫

班固東都賦登靈臺攷休徵俯

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又與稜字叶崔瑗祭和帝文
元景寢曜雲物見徵馮相致妖遂當帝躬韓愈祭嫂
丈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天補音
鐵因切 文王與天一也於者嘆美之辭昭者光明
不蔽之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文王有天道紂失
天道天人一也人心去紂故天命亦去紂而在文王
矣有周不亦顯乎帝命不亦時乎適當其時也紂大

惡文王盛德時適相值故帝命去紂而生文王不顯
不時朱謂古語聲急而然詩人見文王之心即天之
心文王之所為即上帝之所為如升降于天在帝左
右親承帝命降而行之于天下也疊疊不息也惟不
動乎意故能不息也動乎意則有作必有息不動乎
意故能無作亦無息舜之惟精惟一此也禹之安女
止此也文王之不識不知此也文王之德不息故令
聞不已爾雅云哉始也天於是始陳示錫命於周天

不言不為人心歸周即天命在周也人心所以歸周者甚著則天之所以錫周者豈不亦著爾雅云侯維也侯文王孫子謂文王有聖子賢孫又足以繼承文王也謂文王又有子有孫也文王之孫子其本適為王其支庶為諸侯世世有德繼繼承承可以百世也不惟文王之孫子光顯凡周之士亦世世光顯以文王道之所成又擇其尤賢者而任之也詩人之辭始也以不亦顯為不顯其後流傳習熟則即以不顯為

顯不復問上下文勢不顯亦世此之謂也世世之所
以顯者以其猶之小心翼翼也猶猷也道也翼翼而
敬無放逸故無所失道道即文王之道也其道大故
曰皇皇太也思語助辭也他國賢士甚寡惟周賢士
甚多如特生於國也說文楨剛木也上郡有楨林縣
一曰築牆具題曰楨旁曰幹廣韻云女楨冬不凋木
也樓尚書云女貞即今之冬青惟木之剛者可為楨
幹多士為周之楨幹文王以生多士而寧文王不大

聲以色故曰穆穆緝者緝理於思為細微之間熙有
理順之義緝熙者進德精微之謂進德之實非思也
非為也惟可以言敬敬非思為也惟可以言止止非思
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不屬於為所謂不識不
知者此也惟精惟一者此也安女止者此也文王之
所緝熙者此也惟不動乎意不屬乎思為故熙順融
釋如點雪之融於水微雲之散於太虛其緝熙於思
為微細之間融釋於無思無為之妙如此豈不甚美

而可嘆服哉故曰於惟其道心不識不知故聲音不
大形色亦不大而見為穆穆假大也假哉嘆天命之
大哉為絕句天命連下文是詩頗有參差不齊之語
不可拘執天命有商之孫子其麗數不止於億盡命
作諸侯于周六服之中既盡也服之為言服從也服
事也毛傳謂麗數也曰億者每國之公族子孫甚衆
也商之諸侯而今服于周見天命之無常武王擇殷
士之可用者亦用之故膚敏之士助裸將于京師裸

者裸鬱鬯所以將誠通之於神故曰裸將天官小宰
凡祭祀贊裸將之事哱殷冠既歸周執禮而猶殷冠
者當是武王初有天下制作未定故殷士尚得服殷
之黼裳哱冠詩人見殷士黼哱裸將于京而傷之故
以為言因以戒成王曰王之忠蓋之臣得無念爾祖
文王之德乎不敢指成王而曰蓋臣實戒成王也念
爾祖文王之德則無敢放逸則天命可以永保周士
未遽至於裸將繼周者之京也無放逸則德修矣德

修則天命在我矣可以永永配天之命多福非自外
至自求之而已矣自求之者無他也無放逸也無動
乎意也安女止也是數語者一也師衆也失衆心則
人去之天亦去之方殷之未喪失衆心則與人同心
與天同心是謂配天宜鑒于殷今殷失衆心而人去
之天命去之于以知天之峻命不可容易再言命之
不易者致意之深戒成王之切遏抑也毋遏抑爾躬
至於卑下也放逸則卑下矣當昭德義之令問此非

外飾而撰作之也問望由德義而宣昭無義問者中心之無義也動乎意而放逸則為無義矣有又也又當憂虞恐又如殷之降喪自天也欲知天心乎而人常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可測度於是教之曰但法則文王則萬邦自孚信我之德矣載承載也上天之所承載者何所有也上帝雖有名而不可見無聲無臭而不可聞作是詩者灼知文王之即天故確然曰儀刑文王則得天道矣萬邦之心不計術而取也

吾心不動乎意則無逸無逸則無私無私則與人
心同矣與天道亦同矣天人形若有異道無異人
心即道故曰道心不動乎意常虛常明何思何慮
安女止是謂精一是謂帝則是則無聲無臭者此
惟自省自則者知焉作是詩者其周公乎聖人之
言也毛詩序惟曰受命作周也是何足以明是詩之
大旨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
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渙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
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
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按亮字楊氏從韓詩

身補音尸羊切荀卿成相篇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

隨舉牟光道古賢聖基必張易林蒙之垢曰足動目

睊喜未加身舉家蒙懼吉利無殃渙之兑曰昭公失

常李氏悖狂遜齊處野喪其龐身蹇之兑曰機餌設

張司暴子良范叔不廉凶害及身倪牽遍反倪韓詩

作磬

按原本四字脫

亮韓詩作亮毛詩作諒或作涼

明明

在下天明照在下者之善惡也赫赫在上天明威之
可畏也天難忱信為王者不易難也天既以紂為殷
適嗣而位天位矣乃又使不得挾四方而有之然則
天果難忱難恃也毛傳曰摯國任姓仲仲女也自彼
殷商之國中來嫁于周朱曰自周而言則諸侯皆殷
商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其國史所書之辭乎是謂
大任大任及王季皆維德之行事上帝之道不在乎
他在乎善而已矣人性本善意動而遷斯喪厥善小

心翼翼不動不遷是謂善事上帝懷藏也多福乃懷
藏于文王小心之中不在求之於外也亦文王篇自
求多福之意也進德疊疊不復回轉故四方師之文
王遂受四方之歸也天監在下紂惡既盈維周世世
修德至文王之德益盛則天命自然集于周載年也
文王初生大姒作文王之配合在洽水陽毛傳曰洽
水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渙厓也朱曰嘉昏禮也前漢地
理志馮翊有郃陽縣

按原本三字脫

洽水之陽渭水之渙葦

國所在是為大邦子為大姒大姒盛德配天天使配
文王文王為天子則王后非天妹乎倪者灼見也灼
見大姒之為天妹也說文謂倪譬喻許慎不明天人
之一致也何以喻為心疑而強為之說也字作人見
曷為譬喻人心無私之心也大姒寤寐思求淑女以
配君子此天地無私之心也無私即道心後學不知
道不悟中庸之心即天道故自昏自蔽自棄而又疑
大姒非天之妹文王行嘉禮於大姒止語助也納采

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嘉禮之吉事有祥者吉之初
兆也天生大姒作文王配初祥既兆至于文王親迎
于渭則其祥於是定矣造舟為梁孫炎云比舟為梁
也杜預云河橋之謂也孔疏云繼大任之女事天命
文王于周京續繼女事維莘國爾實維長女行猶嫁
也詩云女子有行篤實也實生武王保右武王命武
王變伐大商變和也聖王之征伐豈得已哉奉天命
平大亂誅君弔民歸馬放牛是謂變和之伐非暴怒

之伐旅衆也矢陳興起也孔疏云牧野紂南郊箋謂
諸侯予我也予雖諸侯而興起自上帝觀武王則曰
女帝臨護之又命之曰無貳爾心恐其以紂衆如林
之盛而疑懼也所謂天命帝命天帝不言即人之所
言人心恐武王之疑貳故謂上帝亦恐武王之疑貳
凡人事之所成即天命之所成車宜檀木毛傳曰煌
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駟本爾雅釋畜文郭注云駟赤
色黑鬣肆猶遂也有無所畏忌之意爾雅釋詁云亮

介也左右亮也韓詩傳云相也毛傳曰佐也大公望
為大師號曰尚父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齊世家曰呂尚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
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則雨止矣詩人喜其會戰之朝
清明也故云毛詩傳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
武王也此序既失詩旨又不足以明文王武王之德
徒為蕪贅

繇繇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
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
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
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揀
之陿陿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磬
鼓弗勝廼立臯門臯門有伋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
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

矣行道兌矣混夷駢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
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
侮

爾雅釋草云𦵏𦵏其紹𦵏舍人曰𦵏名𦵏

按原本誤作𦵏

小

瓜也邢疏云紹先歲之瓜瓜蔓近本之瓜必小于先
歲之大瓜以其小如𦵏故謂之𦵏周推本始繼繼承
承如瓜蔓生繇延不絕初𦵏雖小而後滋大生民篇
以后稷為民詳觀是詩通上下皆曰民謂周之子孫

與凡周之民歟孟子莊子呂氏春秋皆言太王亶父
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以犬馬以珠玉俱不得
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吾聞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遂去豳邑于岐
山之下孟子作邠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
如歸市毛傳亦引此於是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又曰周
京漆沮之間也按杜水出杜陽山東南流左會漆水
逕岐山西為岐水而屈逕周城南歷周原下徐廣曰

漆水出杜陽西岐山許慎亦曰漆水出岐山杜陽縣有漆溪謂之漆渠又西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燹石山東南流屈而夾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又得黃嶽水口乃東南逕役棚縣夫宜君之南與今邠州接壤邠即豳今邠州有古豳亭有枸邑城古鶉觚縣漢地理志右扶風郡有枸邑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而鶉觚乃在北地郡則知扶風郡與北地郡接壤今邠州西南接鳳翔府扶風郡界不過六十里本府

之岐山又本府之東四十里則岐山與邠州益近岐
山去沮水亦不遠則岐周之地有杜水沮水漆水明
矣而鄭箋輒異毛傳而謂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又
謂陶復陶穴本其在豳時也箋義殊未安豈有自公
劉居豳以來至于後古公亶父皆穴居而未有家室
乎此斷斷乎無是理康成不善屬文每每見其箋注
文理不順于是益驗然地理志扶風杜陽注二詩自
杜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

之地古書多差况非聖說此奚足信以本詩本文熟讀之文理甚明非言豳地言古公亶父初遷岐周之事也康成謂豳在岐山西北四百里亦然今考地理岐山邠南下甚遠孔疏謂禹貢之漆沮與詩之自土沮漆別又謂詩之沮水則未聞何地曰未聞者考之未詳歟謂禹貢之漆水異乎詩之漆水則誠有故也岐山所出之漆水在漆縣西唯與杜水合南至美陽縣而南流于渭初未嘗與沮水合也故孔疏云異禹

貢導渭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河者以
沮水一名漆沮沮水入洛洛水入渭然則此二沮漆
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沮水是水之入渭然則二漆
沮水與前所言漆水出岐山與杜水合而入渭者又
異矣大抵渭水之北涇水之東水名漆沮者三矣禹
貢曰又東過漆沮不曰會而曰過者樓尚書云兩川
相似而合曰會大川所過而小川隨之曰過小水入
大水曰入漆沮小於渭古公之將遷岐必先相其地

始至岐山陶土為穴而居未有家室來朝謂後朝之
日儀禮所謂來辰者自明日以後凡後來之日皆謂
之來也古公既相地至來朝遂與其妃姜女來胥相
其所居宇居也孔疏云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大王
追號魯頌閟宮云寔維大王居岐之陽寔始翦商蓋
以去幽居岐幽人從之如歸市四方悅其愛民而去
國王業由此而始故詩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
也孔疏引說文云陶瓦器竈也

按原本有誤今改正

蓋竈以陶

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說文云穴土屋也復地室
也許氏淮南子注云復重窟也上古穴居野處古公
時殷世古質雍州地高尤宜穴居岐周西夷之地遠
俗益近古故以穴居為常今俗猶謂取土而出之曰
陶所謂陶復陶穴者陶之復陶之謂穴以居乎自爾
雅訓釋猶多謬誤前儒訓釋亦難信釋水云汧水厓
率循也胥相也今俗猶以觀視為相相字平聲得非
字義本因相與觀視曰相而胥相同義乎箋云膺膺

肥美釋文曰堇音謹廣雅云堇藿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藿徒弔反說文云藿堇艸也內則曰堇苳粉榆釋草云苳堇草郭注云即烏頭也音斬本草謂煎之則殺人然則生食之亦可乎茶釋見衛谷風堇荼甘如飴以地之肥美也莆田鄭氏曰飴錫也周禮春官華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注契龜之鑿也箋云時是也卜從則曰可止居于是可作室家于此也宣開也今俗謂初作田曰開荒自幽遷岐必率循西之許而至岐

陽大王居岐之陽凡幽人自西而徂東從大王而遷
岐陽者皆執事効勞周遍也皆也箋云繩者營其廣
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板上下相承而
起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翼翼者廟檐如
羽翼也說文曰掾盛土于器也毛傳曰掾蘩也劉熙
云蘩盛土籠也王氏曰度傳土也蘓氏曰削屢重複
削治也陜陜取土于蘩衆多之狀也薨薨傳土者衆
多之聲也登登築土寢高之謂也馮馮張氏曰削土

聲箋云五版為堵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為堵五堵為雉何休以為堵四十尺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版五版為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為一丈考工記匠人注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左傳隱元年杜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毛傳曰磬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周禮曰以磬鼓役事人聲之盛磬鼓弗能勝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魯有雉門禮記魯有庫門家語衛有庫門皆無云

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
之時未有制度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
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箋云諸侯之宮外
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
雉箋義殊未安孔疏云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
哲遂謂諸侯有臯門而左傳乃曰澤門之哲非臯門
杜注亦曰澤門非訛誤也然則疏謂臯門之哲者其
心記之訛歟又案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子家子謂

兩觀為僭以觀者臺土之加高者也于以知雉門非
僭而康成謂天子加以庫雉何也康成殆以魯得用
王禮故魯有雉庫以未見家語故不知衛有庫門明
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無臯應
特其制似之爾闕大也將將人出入之多也冢土社
也禮國主社主也尊之曰冢土毛傳曰起大事動大
衆按原本四字脫必先有事乎社戎大也醜衆也戎亦有兵
義肆猶縱也縱其愠怒我者不殄絕謂昆夷數侵侮

而亦不足以隕墜我之令問孟子荅貉稽引此詩謂
文王也觀此詩蓋序大王以來至于文王之事亦不
止言文王樓尚書謂孟子斷章取義但取此詩以言
文王又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邶柏舟之詩
孔子本無與及其久也我之植木拔拔其盛行道之
人兌然而四國之人咸歸之國勢盛強昆夷畏其盛
服其德故疾趨而來服維其喙者言其敬畏而形容
之也謂疾趨維喙息而已不敢有他也孟子曰文王

之事昆夷以大事小箋云柞櫟也櫟白桤也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為櫟釋木云櫟白桤注云桤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陸璣疏云三蒼說櫟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桤今人謂之白栒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易曰兑說也邱氏曰混夷當為昆字之誤也毛傳曰駢突也說文曰駢馬疾行貌呂曰喙張喙而息也蘓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毛傳曰虞芮之

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
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
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
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
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
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蹶者動之疾也生者虞芮之
善心中以生也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
虞芮之爭心忽變而為讓心何其疾也此實文王之

德有以感發之故曰文王蹶厥生謂文王發動其善心也而文王退然而不敢當曰予有疏附之臣爾予有先後之臣爾予有奔奏之臣爾予有禦侮之臣爾謂皆羣臣之力爾此蓋當時有稱贊文王之德者故文有此讓辭歟疏者遠臣也附者近臣也行則在我之先者在我之後者皆輔佐我以正者雖奔奏小臣亦吉人善士禦侮雖無所先不得已而命將率以禦之其將率皆行文王之德意無暴無怒觀執訊連連

攸馘安安之狀則文王禦侮之臣亦輔文王之德
文王之臣無非聖賢文王此言亦非徒謙而空言
也文王之謙讓若是益以見文王之盛德故詩著
之

芄芄棫樸薪之楨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
右奉璋奉璋戕戕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
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易剡木為楫漢書亡維楫有風波舟楫之危或言能
度水不用舟楫皆此讀自文王大明縣而下皆成
王時所作之詩故曰文王曰武王至于械櫟其武王
時周人贊勉武王之詩歟毛詩序惟言文王能官人
而不及武王殊未安文王能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何止于能官人而已其言辟王或通言文武至于周
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惟言武王爾文王不可以言六
師人材之盛如械櫟之薪左右皆髦俊之士櫛積也

聚積人材固由選擇而人才之盛亦道化作成之功
至于武王往伐或巡守六師及之皆有德有造之人
也盛矣哉觀文王伐崇攸馘安安有德之容則知文
武之時作成人材之盛有至于此其曰趣之曰及之
曰戕戕皆髦士攸宜之意狀有不可形容之妙如彼
雲漢為章于天其變化之所及者廣矣今周王方壽
考未艾豈不能作人于遐遠乎以紂積惡化亦廣故
今有望于武王盡作成遐遠之人也武王聖學如追

琢之章其性如金玉之質王其勉勉無怠綱者道德之本紀者禮樂刑政之詳本末具脩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無不有德有造矣毛傳曰追雕也相質也棫白桺也樸枹木也釋木云樸枹者郭注云樸屬叢生者為枹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棫木樸附叢密芄芄然盛也趣趨辟君也淠舟行貌揖擢也烝衆也邁往也倬高也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璣也祭祀之禮

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祭統云君執珪璋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王肅云羣臣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大保秉璋以酢王肅說為安爾雅云戔戔祭也爾雅義多差謬奉璋可以言助祭戔戔者璋之狀其高峻巍戔非祭也又考工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

按原本四字脫

射四寸

厚寸黃金勺有緇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其宗人與祝奉此三璋于天子車馬之前歟又云琢圭璋八

寸以頻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
治兵守又云璋邸射索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餽然則
王左右奉璋亦不特于祭見之靜觀是詩所謂于邁
六師及之其追記武王伐紂之事歟抑記武王巡守
薄震之師歟辭氣舒徐和緩殆言巡守時邁之事爾
抑總言之歟

瞻彼旱麓榛桔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
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

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毛傳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干求也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箋云黃流秬鬯也榛栗屬簡兮山有榛陸璣云楷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為斗筲箱器又屈以為釵榛楷濟濟福祿之盛似之于是稱贊君子所以求福祿者以豈弟而已豈弟之道

何道也豈和樂也弟孫順也君子之和樂孫順初無
意說也融融怡怡是謂道心舜所謂精一執中者此
也禹所謂安女止者此也孔子所謂孝弟之至通于
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者此也詩云自求多福此
之謂也君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瑟堅
臚貌考工記玉人之事祿圭尺有二寸按原本
脫尺字有瓚
以祀宗廟按原本
脫宗字此詩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
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

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毛傳言金飾鄭言其詳蓋據王
人大璋中璋邊璋之制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
衡

按原本衡
訛作衡

四寸有縹故意圭瓚之制亦同詳觀玉

人本文裸圭瓚與三璋黃金勺之文隔絕甚多文理
未見其同毛鄭說俱未安孔疏謂秬黑黍一秬二米
釀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鬱金色黃如金
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以璋制考之則裸圭之瓚
如勺歟其勺用瓚玉故圭勺名瓚歟孔叢子子思曰

吾聞之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瓚秬鬯之賜孔疏謂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是章言受圭瓚秬鬯之賜為福祿唯君子豈弟福祿所以降也攸所也謂福祿因豈弟而降也說文云鳶鷖鳥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喻豈弟之德所以感動人心而興起之也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孔子所以能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所同者自然相感應也文王之所以蹶動

虞芮之君善心中以生者其機同也其機無他其道無出豈弟而已是心甚神是心甚平無所不通無所不感豈弟君子不能作人于遐遠乎言無所不作成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不獨文王有之自太王王季同此心也同此豈弟也故亦同此化成也清酒非止謂三酒自五齊皆酒也雖齊亦就中取其清者用之至于三酒則卑矣商頌烈祖亦曰既載清酤非謂在下之登酒也箋云載在樽中也騂牡赤色之牡是

章言祭而獲福介大也景明也其福明著而大也無德者雖祭不獲福此介景福由豈弟以致之也瑟柞棫堅臙甚美民取為薪以燎有濟乎民矣君子有濟世之功似之君子豈弟濟世神所勞矣故降福祿如榛櫟葛藟施于條枚有福祿滋蔓之象豈弟之君子求福有進而無退回者旋轉也退之謂也是求不以思慮是進不以思為豈弟不已即求福不回之謂也非果有心于求之也干祿求福詩人歌詠之辭也孟

子曰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毛詩序曰旱麓受祖也失本詩大旨矣本詩專發明豈弟道化之妙而序惟言受祖不知道也豈弟君子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之所同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男補音尼心切釋名男任也典任事也白虎通男者任也任功業也易林屯之離曰陰化為女陽化為男治道得通君臣相承曹植宜男花頌草號宜男既睦且貞朱曰思語辭也至哉太任之思齊乎大任之神氣定靜如齊非太任堅持強取此定靜也人心本定本靜動於意則失之太任不動乎意故常靜也愛媚其姑周姜能順事也後武王有天下周地為京師故

詩人尊稱太任為京室之婦文王之妃太姒又繼嗣
太任徽美之德音徽音猶令聞也名聞不虛得由實
德而生故不妨忌叙進衆妾致生男之多詩人美其
不妨忌之志極其美而言之謂亦可以致百男也觀
關雎寤寐求淑女以配君子至於寤寐思服悠哉悠
哉輾轉反側太姒盛德至是不妨忌不足以言之故
詩人稱之曰則百斯男孔疏引定四年左傳曰武王
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史記管

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皇甫謐云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邠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杜預不言曹叔振鐸而有毛叔聃淵明言曹叔而注云有毛叔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

異母則百斯男詩人意欲言其衆妾生男之多也惠
順也孔疏云宗公是宗廟先公毛傳曰恫痛也時是
也追王止於太王自公叔祖類而上曰先公盛稱婦
德故及於承祭祀順惠宗廟神無怨恫晉語胥臣雖
謂文王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于閼夭謀于南宮諏
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為惠宗公然先
儒釋詩未必皆得且叔孫豹誤釋皇皇者華以忠信
為周又以懷和為周又以懷和為每懷左氏以為未

安而削之然則雖古書亦難盡信夷攷思齊之詩上
下文理謂太姒惠順宗廟先公毛傳亦曰宗神國君
自稱曰寡人則稱其妻宜曰寡妻蓋王侯自稱孤寡
不穀謙辭也刑法也此曰寡妻殆文王嘗自稱寡妻
法度儀刑之善故載之詩歟宮中之事唯文王知之
詳歟是詩推本文王上有聖母下有聖妃雖大姒自
有盛德亦文王盛德感應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
化由中而達于外詩人於是備贊文王盛德謂在宮

則雖雖在廟則肅肅雖居不顯之地亦若有臨之者
雖人心悅我無厭射亦兢兢保守無怠呂曰戎疾大
患難也美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殄
絕也無也縱大患難不無而文王之功烈光大而無
瑕玷假大也心無所動自敬自善故雖室中屋漏人
所不聞知之地亦敬如式在車致敬則式他人諫而
後入於善文王雖不因規諫亦入於善肆有甚盛廣
肆之意又言文王道化廣大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

造造者造之既興起其善心又左右之輔翼之使之
入於善是謂造亦謂之作人古之人猶曰昔之人無
逸曰昔之人謂老成人成德已久惟疊疊無厭歎斯
士者總言成人小子及古老之人皆文王作成使之
有譽為髦俊也毛詩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蓋文
王之所以聖由上有太任之母下有太姒之妃故也
衛宏不知道故有斯言人心本善善非自外至書曰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人心即道故曰道心動乎意始

失之所謂作人亦作其所固有爾非能強其所無也
學者知道不信己心之即道故謂文王之聖亦由外
助縱有佐助亦不過助文王本心之善而輔成治化
爾衛序之言殊為害道使文王如舜不幸其母嚚豈
失其聖乎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

桀啓之辟之其桎其梏攘之剔之其縻其柘帝遷明德
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
栢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
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
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
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
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
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仡
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補音赫黑各切淮南子汙壑寘陷之中高誘注云壑
讀如赫赫明明之赫荀勗大會行禮歌明明天子臨
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蠻貊柔遠能邇孔淑不逆來
格祈祈邦家是若禡補音滿補切野祭也說文以馬
得聲馬本音姥晉鼓吹曲師執提工執鼓坐作從節
有序盛矣允文允武蒐田表禡 赫者明威之謂莫
者其莫之音而字訛歟瘼病也不然則民心之所不
可者歟莫不可也二國其謂密與崇歟是詩惟言按

密伐崇獲得也得其政不得謂失道也二國不道上
帝于是究度四方諸國可以使征伐之者然上帝不
遽伐之又久待之尚觀其或改也耆老也猶久也及
其久也二國之惡終不悛反更張靡不少衰止式更
也上帝憎惡之乃眷顧西國西周也上帝無常心以
百姓之心為心民惡之則帝惡之民歸之則帝歸之
文王未遽伐二國久待之即上帝之耆之此指西周
也維與西周安宅焉于是作治西周之宅而又屏障之

作者作治其田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釋木云立
死槁斃者翳郭注引詩其槁其翳周禮夏官掌固司
險五涂徑畛涂道路之上樹之林以為阻固林木密
比蔽翳修理之平正之人為之所作即上帝之所作
也毛傳曰木立死曰菑自斃為翳豈爾雅有別本歟
抑傳者意之歟國家作治庶務不必專言治其木况
爾雅亦多差誤今詩本文曰菑當從釋地田一歲曰
菑立國治田蓋其先務林木之盛有灌木之從生焉

有栲木之比列焉釋木曰灌木叢木又曰栲栳郭注云栲樹似榲桲而庫小子如細栗可食江東呼為栲栗內則云芝栲陵棋程曰行生曰栲啓之辟之謂芝除釋木云檉河柳郭注云今河旁赤莖小楊釋木云楮櫟郭注云腫節可以為杖釋木曰檠山桑桑柘惟可攘剔不可除伐矣以其可以蠶也凡此土田道涂林木屏翳修治就叙則西周之居宅安矣周世世有德其德昭明人心歸往至于所患之昆夷亦畏力懷

德恭順歸往往來載路遷往也串夷往服即上帝之
所以向往也人心之往即帝命之往天立厥配大王
得大姜王季得大任文王得大妣益助周德周受天
命于是益固鄭箋云串夷即昆夷西戎國名爾雅釋
詁云妃嬪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配帝省西周之山
柞械拔然而長松柏兌然而悅陶淵明曰木欣欣以
向榮易曰兌說也林木之盛其國富饒斧斤有時其
國有政其邦固矣人道之所至即天命之所作有王

季又有大伯為對大伯能讓故王季得傳文王既有
王季又有文王為對既有文王又有武王周公自之
為言後有繼矣因心則友者友愛其本心之所固有
非自外而至非勉強而為后稷公劉大王天命漸歸
周矣至王季復有德心友其兄則天命之祥慶于是
益篤厚矣天命之慶非無故而自篤也王季之德心
有以篤之也帝于是錫之以光輝周家之德益著令
聞益廣國勢益強有光輝焉周家之所有即天之所

錫受祿者享國也世襲不絕是謂無喪遂至于奄有
四方備言慶祥之篤厚左傳昭二十八年晉成鱗曰
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
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
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

之先儒以己意解釋古訓豈能一一皆中後世以左
傳古書也一切信之不敢有改而本詩帝度其心豈
成縛之謂哉帝揆度王季之度爾而成縛又誤言文
王豈所傳之誤也耶

按王肅註及韓詩亦皆作文王

審觀本詩上下

文勢當從此本維王季帝度其心成縛言維此文王
非莫者廣莫溥大之謂明者無蔽類者倫類不亂咸
有其理惟克明故克類長猶君也析而言之則于親
族言長于臣民言君克盡其道則能君矣克能也王

季而言王此大邦者追王之後作此詩故云也順者
順事殷王順事長老敬順臣民有順無悖比者親比
鄰國臣民親比宗族王季之德衆善咸備比于文王
亦併比無異于王季無有愆失無可悔之事是謂靡
悔成縛所釋未盡其義樂記作克順克俾傳之差也
比當毘至反而陸德明必里反者陸從樂記陸多好
異失理既受帝之福祉又延及于孫子文王小心卑
恭當紂大難見囚羑里惟有覲援于他人之心如溺

者求援于畔維慕古聖羨治世初不敢有自為之心
然是也帝謂文王無是畔援歆羨誕先登于岸勸文
王自奮自濟無小心卑恭太過也文王即古聖大抵
聖人不自以為聖上帝豈實有言諭文王哉太公之
所啓告武王周公之所贊助閔夭太顛諸臣之所輔
弼勉文王自奮自濟濟海內塗炭之苦無卑恭小心
而已人事即天道人言即天言密人不恭敢拒違我
周大邦之命既侵阮又徂徕共國將侵之文王為西

伯密拒命侵小文王于是從衆聖羣賢之請一怒而
安民衆聖賢之言即上帝之言文王赫怒即上帝之
怒爰整師旅以按止徂共之旅孟子引此詩作遏莒
二者必有一誤若孟子徂莒為是則上亦當言侵阮
徂莒共莒二字近似故訛救衛小國足厚周福篤厚
也祐福也足以荅天下望救于周之心矣對荅也密
人初依近周京先侵阮疆升陟我高岡無矢射我陵
此我之陵也此我之阿也無飲我泉此我之泉我之

池也此皆止遏之辭文王未欲遽誅伐之姑止遏之
故三軍之士從文王之旨亦姑止遏之文王之怒非
私怒非生于忿之怒乃迫于義不得已之怒密之事
情可以以師臨之諭之而止文王無過怒也密服則
止釋山云小山別大山曰鮮郭注云不相連釋地云
廣平曰原文王于遏密之後度其鮮原亦居岐山之
陽在渭水相將稍近之地而遷邑焉孔氏疏云周書
稱文王在程作程寐程典

按原本三字脫

皇甫謐云文王徙

宅于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于
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山之陽豐在岐之東南三
百里耳萬邦之方者雖居一方而萬邦之所歸也下
民之王也帝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爾卑恭小心聲
音顏色殊不大肆不以國勢滋長夏大而變革其心
如無所知如無所識常靜常敬常止常一是謂
順帝之則三才無二道道在人心人心即道故曰道
心是心無形是心無我虛明無際天地無間惟動乎

意流乎邪故失之故與天地睽隔不動乎意則融融
渾渾即帝則也如水鑑未嘗有知識也而自能鑑物
如日月未嘗有知識也而自能照物文王之赫怒即
是心也文王之遏密伐崇即是心也即舜之精一也
即禹之安女止也帝謂文王詢問爾之仇方詢其事
狀情理若不可不伐則同爾兄弟之國以爾鉤引攻
城之具與夫臨車衝車以伐崇國之城崇侯虎導紂
為惡虐囚文王于羑里文王非伐已仇乃伐天下之

所仇非告語之所及故伐之凡可以在上臨下之具
皆臨也凡可以從旁衝擊之具皆衝也閑閑閑暇不
急遽之狀文王不得已而攻崇城猶或覲崇侯之忽
悔而改也人性本善因物有遷其本善終不磨滅聖
人心量如天地故三軍之士行文王之德意其狀閑
閑毛傳謂言言高大也安知非墉之崇人有順迎王
師之言不一乎毛傳亦多差謂此閑閑為動搖亦非
箋謂言言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連

連而至不絕也此順德者故不殺而執至也如崇侯
惡黨凶徒則殺而馘之釋詁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
獻其左耳曰馘于內曰類于野曰禡其未致者猶招
致之使附不忍驟伐寬徐如此而四方無敢侮周者
王氏曰伧伧壯也說文引詩崇墉伧伧高貌周書曰
伧伧勇夫箋云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毛傳曰忽滅
也朱曰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緩戰之徐非力不

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以為文王之師也第第者臨衝密比如草之鬱第也毛詩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世周世修德莫若文王此序未為全非大抵贅語無所發明是詩言天人無二不識不知閑閑安安非聖人豈能作為序者固不識也又本詩惟言遏密伐崇而伐殷之意尚隱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鵲鵲王在
靈沼於物魚躍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
廡於論鼓鐘於樂辟廡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囿音又麀音幽補音伏周官考工記不伏其轅必縊
其牛注云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為伏音同而
字異也賈誼鵬賦伏與域叶東方朔七諫伏與息叶
揚雄長楊賦伏與息叶班固幽通賦伏與逼叶揚雄

上林苑令箴伏與碩叶補音伏筆力切未安集韻鼻
墨切偏筆力切又伯偏反同音有偏而唐韻埤茫逼
切簡謂伏宜茫逼切既與逼同韻又與諸賦箴韻叶
又與今音同母特聲微轉爾服荀服若筆力切則異
母騫音鶴孟子鶴鶴切音刃 文王為臺方經畫而
營之而庶民咸來共政治之不盡一日而已成之故
當時有言曰有司經始勿庸急庶民如子而來矣文
王為臺非如後世侈故不日而可成然民來如子成

之速人異之於是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謂其囿曰靈囿謂其速若神靈然孟子所謂民歡樂之謂臺沼曰靈鹿鹿牝者獨言鹿蓋所親見見所伏於囿中見其光澤如洗濯然故曰濯濯劉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不驚不逸而攸伏者無害獸之心鹿則信之而弗疑也然則首言鹿伏亦以人異故歟白鳥騫騫然張羽而高滿沼魚多而躍此不為異而詩人言之者民歡樂所覩皆樂故云也毛傳曰

物滿也植者曰虞橫者曰栒業大板也樅崇牙也賁
大鼓也鑪大鐘也孫炎曰虞栒之植所以懸鐘磬也
釋器云大板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栒刻板槌業
如鋸齒也孔疏云其懸鐘磬之處又以采色為大牙
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崇牙之狀樅樅然有瞽曰設業
設虞崇牙樹羽此樅亦文承虞業之下故知樅即崇
牙之貌考工記鞀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
一謂之鼗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鼗大鐘謂之鑪呂曰

於歎美辭也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箋云論之言倫也得其倫理乎毛傳曰水旋邱如壁曰辟廱以節約觀者鼉魚屬有眸子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瞶孔疏曰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書傳云鼉如蜥蜴長六尺陸璣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其皮堅厚可冒鼓毛傳曰公事也爾雅釋詁云公事然爾雅及毛傳亦多差誤按燕禮樂正告歌備于公公者諸侯之通稱文王時殷世尚質故

矇瞍告歌備于公而不以樂正歟所謂矇者矇矇略見故可奏公特目視不明之老稱歟視不明者聽必精故樂工用矇瞍鼓鐘於樂音最著故言樂之倫理必曰鼓鐘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楚椒舉曰先王之為臺不過望氛祥孟子曰民之歡樂之樂其有麋鹿魚鼈毛詩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夫民心親附文王也久矣奚始於此餘贅辭爾雅釋宮

云四方而高曰臺含神霧曰作邑於豐起靈臺左氏
說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王制云太
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頴宮康成謂辟雍及三
靈同處在郊矣為圓為沼可知在郊大戴禮盛德篇
云明堂者九室室有四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
曰辟雍夫文王追王詩作於後固可稱王至於辟雍
乃事實文王豈有僭天子制耶殆文王創之後周有
天下始定為天子制歟亦猶大王立臯門應門後定

為制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
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
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
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今俗語下來謂後來也武步武也有前步而無後步
者不繼也維周有後步夏有禹有啓而無繼商有湯

而無繼周有大王又有王季又有文王有武王如前
步有後步相繼不絕故以下武為喻而曰下武維周
謂有後步者維周爾周世有哲王大王王季文王三
后雖已在天在天謂已歿也而武王配于周京配合
也其道與三后無異也周家世世以德為務作求即
為務之謂也維世世求德故永永配天命四海之內
皆願望周有天下皆信周之必王孚信也周成王業
天下咸信其必成三后之心與武王之心一也一者

德也四后之心與上帝之心亦一也與四海之心亦一也是一德之中無利心也無富天下之心也無動心也禹曰安女止是心也舜曰精一執中是心也湯與伊尹咸有一德是心也是固海內之所共服其言其行固海內所法式是心寂然不動如太虛感而遂通如四海微動乎意則愆則尤何式之有湯表正萬邦武王作式惟聖人王天下故天下咸師仰之世世繼德是永永能孝曰思者助辭歟其曰孝思則所思

者德心歟所思安止歟精一歟維是維則易曰乃見
天則詩曰順帝之則又曰有物有則則者大公至正
中庸不可變改之則也三才之所同也故天下同心
歸之媚武王雖諸侯而有天下咸媚之者應侯之順
德不知者以武王伐紂為非順也知者以武王為順
德也使武王有毫釐不順之心則何以為武王何以
配天命何以配三后之德服事也大王王季文王順
事殷商武王乃伐商其事不同也而曰嗣繼其服事

昭明者其德同也其無利心無富天下之心同也寂
然不動同也故特曰昭哉嗣服真繼志述事也昏者
以跡為事明者以德為事又曰昭茲來許許所也昭
其先祖之所自来者德也安止者也精一者也不動
者也是謂來許是謂祖武是則三后之步武也是則
武王之所繩也繩循也循繩而往也詩人謂武王受
天之祜于萬年者知周世德深入乎人心深入乎人
心則深得乎天心故云也今武王有天下四方來賀

是受天之祐也詩人謂豈特于今遐遠之方咸來佐
助于後萬年亦無有遐遠而不來佐助乎毛詩序曰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
焉不以武為步武而曰武王則何以曰維周也不曰
昭其德而曰昭其功不明四后之心甚矣衛宏之害
詩也如此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文
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

伊滅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遁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
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
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
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
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亟或作棘毛詩此篇聿並作通禮器作聿 聲聞譽
也文王有聲其聲甚駿美聿發語助也文王之所以

有聲維求安寧而已求安民而已初無圖王之志其
後雖不得已而有伐紂之事實無利心無私心一於
求寧而已而卒觀厥成詩人贊之曰烝哉烝盛也爾
雅釋詁雖以烝為君然爾雅多差誤不可盡信烝衆
也故因有盛義盛有大義聖人無心於成功業惟有
志於安天下此文王之所以大也受命之義備見皇
矣無然畔援之章所謂天命即大義之必不可得而
已者是或因衆聖之啓告或因內志之聰明欲已而

義不得已於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密人徂侵之師以伐崇墉此即受天命而行之有此武功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天命也作豐邑當時人情事理必利害曲折文王因其義之所當為而為之皆天也使文王微置私意於其間不由乎天則必不合乎人何以為文王何以有成再贊曰文王烝哉所以大其功也亦以大其道也滅溝也有城必有滅取土為城因為溝為險匹兩也昔者作程今又作豐是為兩非

急有所欲為也乃追奉其所自來之孝道也周世世
有道由道而行今更作豐亦由道而行雖欲以就王
業亦以順民之所欲順天之所欲順義理之所當而
作之也文王之心常安常止若亟其欲是人欲非天
道也周世世不失此道謂之孝文王亦追此道而已
王后亦謂文王也濯光潔也亦猶新臺之有泚有洒
光潔如洗滌也文王既追王其大臣後亦為公侯文
王與其臣潔濯豐邑之垣蓋凡百君臣同謀協議故

詩人言王公也四方咸歸故曰攸同也豐邑漸臨中
國四方又咸歸豐邑城域又崇壯險固國勢益強文
王至是如挿羽翰而飛不可得而摧遏矣此在奸雄
以私意行之謂之術在文王由義理行之謂之天命
使有毫許私意則得罪於天矣豐水東注于渭禹導
治之功也因豐水思禹績曰王曰后曰皇曰辟皆大
君之通稱尊而大之屢更其辭愛敬文王之至也鄭
箋謂鎬京在豐水之東遂謂此章言武王未安觀文

理猶謂文王也自鎬京辟廱以下則言武王矣康成不善屬文故有此曲說豈平分此詩四章武王故斷之歟然古詩與後之詩不同辭以達意意止則止意未止則未止奚拘整整為兒童態哉鎬京外水如璧壅之故曰辟廱不必專言學後漢郡國志言鎬在上林苑中注云長安西南有鎬池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餘一猶未盡服也至於武王則四方無思不服故武王有天下考成也卜宅鎬

京成謀本於文王卜而得吉是龜正之文王已得吉
武王成之而遷焉古者城邑宮室之制不侈費又庶
民子來共攻故易於遷得非四方會同日盛於昔故
豐邑又不足以容人又人情事理利於遷鎬為多故
不得已而遷歟毛傳曰芑草也仕事也人士之仕皆
從其事故仕事通稱歟古士事通稱詩陟降厥士保
有厥士康誥百工播民和見于周皆以士為事豐水
猶生芑武王豈得不有所事事猶生也言有滋生於

昔以國勢益大而遷鎬猶滋生也祖父有成謀詒於
孫成王以燕安羽翼之遷鎬謀於文王成於武王本
於文王故以成王為孫又以武王言之故又曰子子
亦謂成王也是詩言文王武王同心於安寧天下作
豐作鎬皆所以奉天命慰人心也而衛宏作毛詩序
曰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宏不明
文王本志於永寧奉天命武王同道而以繼伐為大
旨失二聖之本心矣廣聲卒伐藻辭贅語殊為害道

